

之间关系的互动平台被界定为体系。在以体系界定的国际空间中只有实力对比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无论是单极还是多极,都体现了实力对比。无论是认为单极可以创造稳定秩序,还是多极可以创造稳定秩序,都是以实力为基础的。一种实力分配格局的崩溃,也必然是实力较量的结果,所以,战争被视为改变体系态势的基本手段。自1648年以来,欧洲几百年的国际关系史,虽然也有着无数的外交运作和规则建立,但都被视为权势的体现和派生。社会秩序是建立在法律和制度基础上的秩序。虽然权力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但极角力不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如果承认国际社会的存在,国际法、国际制度和道德价值无疑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合作将是主要的交往形式。过渡时期的秩序,是体系秩序和社会秩序并存的时期,也是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可能在世界上再次建立一种体系秩序,也可能建立一种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社会秩序。

第二,多边与单边的矛盾。由于一超多强格局的存在,由于社会秩序和体系秩序并存,单极与多极力量会处于相互消长的变动之中。这样一来,在建立国际秩序方面,就会出现单边与多边的竞争。虽然各国都会根据自己所处的具体景况,或采取多边政策,或采取单边政策,但总的趋势是一超的单边行为会明显地大于其他国家的单边行为。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极端的例证。一方面是美国不顾大多数国家和世界舆论的反对,以虚假

的理由,出兵伊拉克。这似乎证明了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但另一方面,联合国安理会的辩论、世界舆论的反对、许多国家民众的抗议,也都反映出人们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是以单边实力解决争端,还是在国际制度框架内通过多边协商解决问题,这是国际秩序的一个核心问题。单边更易于导向体系秩序,多边则更容易导向社会秩序。

第三,贫穷与富裕的矛盾。如果强调体系秩序,就不会顾忌全球贫富差距拉大这一现象,因为相对权力地位是国家的首要考虑:实力差距越大,权力地位越巩固。但是,如果强调社会秩序,则必须高度关注国际社会中的贫富差距问题,具体表现为南北问题。这种差距越大,国际社会的秩序就越难以得到保证,稳定程度也就越低。仅仅使用军事实力无法成功地反恐,因为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进行了深刻的调整,国内第二次分配的比重很大,菱形社会结构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而全球范围内的状况则恰恰与之相反。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占有世界生产总值的80%;世界64亿人口,其中的1/3每天生活费不足两个美元。这种现象在一个称之为社会的环境中是不能容忍的,也是很容易产生暴力的。一旦矛盾的焦点集中到少数富裕国家和民族,国际秩序就有崩溃的危险。这是维护稳定的国际秩序和构建和谐的国际社会所必须重视的事情。

国际格局的变化趋势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教授)

分析冷战结束以来13年国际格局的变化情况,有助于我们预测今后15年国际格局的变化趋势。国际格局包括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两个方面,因此,我们可从冷战后大国实力对比和战略关系两个方面分析国际格局的变化,并以此为依据预测今后这两个方面的变化。

1992-2005年的13年间,大国实力与战略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苏联于1991年解体,这标志着冷战结束的过程最终完成。苏联解体后,世界大国的实力对比被称为一超多强。世界大国按实力分为三个等级。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都首屈一指。俄罗斯和日本分别在军事和

经济方面与美国是同一等级,因此成为第二等级的大国。德国、法国、英国和中国是第三等级。此时的印度还未被认为是一超多强中的多强之一。

到了 2005 年,世界大国按实力还可以分为三个等级。美国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且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个领域分别保持了绝对领先地位。第二等级大国则是中国和日本,中国的综合实力已是多强之首。第三等级大国有法国、德国、俄罗斯、英国和印度。此时印度进入多强行列,但居于多强之末。

观察 1992 年和 2005 年的大国实力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是实力地位提升最多的国家,从三等大国上升为二等大国,并成为多强之首。其次是印度,从不是多强进入多强行列。而实力地位下降最多的国家则是俄罗斯,不仅从二等大国降为三等大国,而且从多强之首降为多强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的等级地位没有发生变化,但相对于中国和印度而言则是相对实力下降。

大国实力对比变化必然要引起大国战略关系变化。苏联解体后,大国的战略关系可以分为三种:友好、中立和敌对。此时,美国有效地团结西方国家,美、英、日、德、法之间的盟友关系基本上是完好的,没有明显的裂痕。俄罗斯向西方靠拢,但还未被西方接受。印度虽然是一个不结盟国家,但其政治立场也是倾向西方的。中国则因 1989 年的政治风波还在遭受西方国家的集体制裁,处于一种国际孤立状态。

到了 2005 年,大国的战略关系仍可分为友好、中立、敌对三种,但它们之间的关系组合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英、日继续保持了战略一体性,印度保持了中立地位,中、俄、法、德四国形成战略一致性较强的合作关系。

比较 1992 年和 2005 年的大国战略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情况比其实力地位变化要大得多。美国的支持者明显减少,其领导的西方战略俱乐部出现重大分裂。中国摆脱了孤立状态,与俄、法、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并且改善了与印度关系。2005 年的日中关系还不如 1992 年,日本与俄国关系经过一段改善、停滞、后退期重新回到 1992 年水平。法德两国与美国在战略问题上的分

歧不断扩大,同期加强了与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合作。英国虽然一直保持着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但同时也改善了与法、德、中、俄等国的关系。印度保持了中立地位,但同时与美国和中国都改善了关系。这意味着,2005 年英国和印度是所有大国中拥有最佳战略关系的国家。

在此 13 年间,以大国实力对比和战略关系变化为背景,国际格局也在变。单从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两个方面分析此 13 年间国际格局的变化,我们可以认为,一超多强的性质没有发生变化,只是程度发生了变化。也就是美国的主导地位未变,但已经弱化;多强实力无一属于美国等级,但多强自主联合不愿屈从于美的势头已经形成。美国主导地位下降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其硬实力,而在于其软实力。以往 13 年,美国的硬实力增长并不慢,但发动没有国际法理基础的伊拉克战争,使其国际动员能力大幅下降。

根据冷战后 13 年的国际格局变化经验,我们可以看出三个变化趋势。一是美国的霸权心态及其谋霸活动是其实力地位衰落的根本原因。美国强行在世界范围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志,其单边主义政策必将使其不断失去国际政治动员能力。二是中国实力地位的快速提高,是国际格局发生变化的另一重要原因。今后这一因素对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力将日益加大,并成为国际格局发生变化的首要原因。三是在大国中,发达国家的实力增长速度低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多强中早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实力地位相对下降,而后工业化国家的实力地位将呈上升之势。

根据过去 13 年大国实力对比及其战略关系与国际格局的变化,我们可以对 2020 年的国际格局进行大致推测。当然,以人类的现有知识,要精确预测 15 年后的国际格局,即使不是高不可攀,也会非常困难。为了降低预测的猜测成分,本人还是从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两个层面预测。

2020 年将可能出现两超多强的实力对比。此时,世界大国仍可分成三个等级:超级大国、准超级大国和强国。超级大国仍是美国。美国硬实力可以保持继续增长,但软实力继续下降,到 2020 年仍可

保持超级大国地位,但其地位将远低于2005年。中国将可能成为一个准超级大国,在今后15年软硬实力都将呈增长趋势,到2020年综合实力将处于美国与其他强国之间的水平。其他强国将处在同一等级,但它们的实力地位变化趋势将不同。印度和俄罗斯的实力地位可能呈上升趋势,而法、英、日、德则可能呈相对下降趋势。

2020年的大国战略关系出现冷战时期那种两大集团全面对立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我们仍可将大国关系分为友好、中立和敌对三种。届时,美领导下的政治联盟将主要是美日同盟,同时中、俄、法、德四国战略合作关系将更加紧密,有可能建立一个松散的无约束力的政治联盟。2020年的英国虽然继续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但其战略立场将比现在更接近于中立,有可能在两大联盟之间保持等距离关系。印度继续保持中立立场,但与美日的关系将远于与中、俄、法、德的关系。

2020年的国际格局有多种可能性,从预测角度

来讲,在此只讨论本人认为可能性较大的两种格局。综合考虑2020年可能的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那时可能性较大的国际格局是一超多强或两超多强。第一种,由于今后15年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程度还不足以从性质上改变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格局,因此2020年的国际格局虽肯定会与现在有很大差别,但仍是一超多强的一种。第二种则是实力对比与战略关系的变化大到足以改变一超多强格局的性质,形成两超多强格局。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与日本结盟,中国作为准超级大国与俄、法、德等国结成松散的政治联盟,英国和印度采取中立。

为了更明确一超多强与两超多强格局的性质,我们可以将两者简单化。将前者视为一极格局多种形态中的一种,后者视为两极格局多种形态中的一种。从宏观上讲,历史有可能再现,冷战两极格局40多年后形成一极格局;冷战后的一极格局维持30-40年后,再次出现两极格局。

未来的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

刘江永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我想就格局与秩序问题谈三个观点。

第一,目前世界处于“一极多元”格局。世界多极化的提法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流行起来的。当时美国、日本、欧洲国家的官方文件在概述国际形势时都曾提到过“多极化”。1971年7月6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堪萨斯城讲话时指出,从经济角度讲,“美国不再是世界头号国家”,“从经济角度和经济潜力考虑问题时,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如从经济上看,世界的确呈现不平衡的多极化发展趋势。

然而,现在世界各国对多极化的理解则不尽相同。这里的悖论是:谈论国际格局似乎不能只从经济角度看问题,而要包括军事、政治等因素的综合国力来考虑;但如果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看,世界多极化的提法便值得商榷。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只有

美国堪称是综合国力意义上的“一极”,不大可能出现若干个与美国相匹敌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中心。如果仅从大国力量对比看,似可把大国格局称为“一超多强”结构,但如果把世界格局视为“一超多强”,则等于用大国格局概念取代世界格局概念。由于国际体系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存在,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跨国公司、NGO等)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所以与其把世界格局视为“一超多强”,不如视为“一极多元”更为确切。

冷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第一次出现“伙伴化”趋势。“9·11”后,各国间反恐合作的需要在加强。在国际关系中,以对立为本质特征的“极”的元素,更多地被相互依存的多元化国际结构所融化。在这种“一极多元”国际体系下,某些国家的国际安全模式并未完全摆脱同盟的形式,但两大军事集团对抗业